

晚霞總采

九四抒懷

● 厲謝緯鵬

自幼長在守舊家庭

筆者清光緒廿六年七月十八日（公元一九〇〇年八月卅一日）生在湖北省江陵縣，長在一個人際關係複雜而守舊的家庭裡，今九十四歲了。九十四年來我一直生活在國運坎坷、國際形勢瞬息萬變之中，年華跟著歲月流逝，命運也隨世紀捲入歷史的波濤。嘗盡了人間悲歡離合的滋味，歷遍了風霜、挫折與磨鍊，還健在人間，排入長壽的行列，度過了金婚大關，子女個個成家立業，善體親心，享受了含飴弄孫的樂趣，並看到重孫來臨。

這些都使我不能不為自己強韌生存的毅力而感到欣慰，更不能不感謝上帝賜給我一個特佳的健康身體，才能享受世上最崇高的幸福和快樂，此生應是無憾。

不過人到了老年，特別是生日的時候，總免不了增添幾許感觸，回憶一些久已沉沒在心靈深處難以忘懷的點滴往事，常使情緒起伏難平，而有一吐為快的感覺。

近年來自我發現提筆總有文不從心，字不從

筆之感，且有別字連篇現象。但仍願在生命邁向人生旅程終極時，能以平凡之筆將一生所遭遇的苦、樂、愛、憎經歷與心情的感受，作一簡單報導。一則是使兒女們心靈上、精神上都有交流，再則也可供親友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教中有愛愛中寓教

猶憶在宣統元年我九歲時，就懂得同齡孩子尚不懂的責任心，自動放棄童年應享受的遊玩娛樂時間，在放學後幫同母親操勞家務，以求減輕她的辛勞。可是她因愛我心切，不忍浪費我溫習功課的時間，趁父親由北京回家歡度年節時徵得同意，由他帶我到北京唸書。這個決策，奠定了我未來的生命歷程，可說是我人生的一大轉捩點。從此我終日隨影隨形，享受父兼母職的深愛和循循善誘的訓誨，他並不以權威來硬性塑造我，只是默默地用教中寓愛，愛中寓教的方式來灌輸到我生活裡，並明告以為人處世應以誠、以仁、以恕、以愛作為與人交往的基礎。這些實實訓誨，充實了我的生命，豐富了我的智能，使我努力上進。多年來，在人生的各階段，扮演各種不同

的角色時都是始終不渝地遵循運用，並且在逆境中，憑著毅力勇氣、堅韌不拔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難問題，都要感謝雙親賜給的，似海深的慈愛和永遠用不盡的精神遺產。

克服艱辛達成願望

回想幼年在北京唸書時，曾有機會逛妓院，參加花酒宴。並還有幾次在某官宦人家看見過被叫來取樂的妓女（當時俗稱叫條子）。慢慢得知她們都是良好家庭出身，因為窮困和時代重男輕女的歧視，以致無法謀生而淪娼門，過著皮肉痛苦的生活。眼見她們被男人玩弄毫無個人尊嚴可言，使我幼小心靈憤恨不平，乃暗自發誓，將來定要為提創婦女教育和爭取婦女在法律上的自由平等地位而奮鬥，而貢獻一己所能。

及至成長，目睹國家經歷內亂外侮，早具有國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熱忱。就在一九一九年參加五四運動，一九二七年參加國共分裂的鬥爭，一九三〇年組織女權運動，遺憾的是發起人除了立法委員唐國楨女士和我仍健在人間，其他的同志都已凋零逝去無法看見，也無法聽見現代婦

女是怎樣在社會上與男子並駕齊驅，負起為國家為社會付出身心的貢獻，還有女強人之稱。

抗戰期間蔣夫人本着政府旨意籠絡各黨各派的知識婦女組織抗戰婦女指導委員會，為國效勞，當時我以黨員和基督徒雙重資格應招，被指派為鄉村服務組組長之職，負責民運工作深入農村，會內人際關係複雜，日久黨派之間免不了發生些明爭暗鬥的事情，我總是以正義取決是非，本着國策，和衷共濟，四年多領導兩百多名熱心愛國的女青年，平安走過了四川七十五縣。一九四二年，外子厲昭（字斯昭）奉命外調駐外領事館工作，遵守出嫁隨夫的傳統，只好放棄自己有興趣的工作，負擔起使節夫人的任務。那些年國家多事，經濟拮据，外交艱苦，一切交際應酬，均得在有限的財力上，用盡克難方式，以不失大國風度，貽笑大方為原則。廿多年的艱苦歲月，總算平安渡過。

在漫長的歲月中，負起時代所賦予的艱巨使命，以工作證明了自己的能力是可以勝任的，對童年的誓言，壯年的志願，都作出了點滴的貢獻。雖無顯著功績，但也勤勤懇懇付出了努力的貢獻。除內心感覺自己生命已留下了有意義的痕跡而慶幸外，更感謝雙親賦予的剛毅堅韌的個性以及無價的寶貴訓誨，才能使我發揮潛力，克服一切艱辛遭遇而達成夙願。

憶甜蜜快樂的歲月

人生悲歡離合，生老病死既無法抗拒更無可逃避。何況聚散生死都是自然的循環，理應順變

，讓它跟著歲月流逝而沖淡。可是我一生經過的刻骨銘心的傷痛，從未因時日消逝而淡忘。每到夜深人靜，回想死去的無以計數的親人，仍感身心絞痛，情緒難平。

特別是父親和丈夫，在他們輾轉病榻時，我因為懂得病人的心理治療與醫藥的治療和親人的同情關懷、愛護與慰藉，都是相輔相成的。為了要減輕他們的病魔纏身之苦，鼓勵、激發他們有堅強求生的欲望。我曾日以繼夜，以耐性和愛心，不辭辛勞，對他們無微不至地照顧，總希望他們早日恢復健康。不料天不從人願，不假以天年。我只有以堅強的精神來面對這苦痛的生離死別的事變。最慘慘的是親見他們難分難捨的辭世的時刻和親視含殮永別的慘痛，這種撕肝裂膽，錐心刺骨的傷痛，深刻在我的心靈深處。多年來，當時情景仍是隨時激上心頭，而有禁不住湧起盈盈欲淚的感覺。在祖國的親友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對生者有的尋覓無門，對死者有的悼祭無處，除了令人心酸，只有徒喚奈何而抱憾終生。

人類生命的意義不是一連串歲月的累積，而是一連串的悲歡離合的自然循環。俗言所謂「苦盡甘來」、「樂極生悲」等，都是說明人生歷程中必經的過程。我一生雖然嘗盡了悲苦，但也享受了甘之如飴的甜美和多彩多姿的生活。

回憶幼年在北平就讀時，與父親朝夕相聚，獨受寵愛之樂，至今仍回味無窮。接著在北平女子師範任職五年期間，可以說是我青少年時期最快樂、最有情趣的生活。儘管天真無知，卻充滿

真誠，結交了一些志同道合、興趣相投的朋友，至今七十多年仍互通音訊，互報平安，偶爾相聚，其樂仍不亞於當年。

婚後，上有雙方母親，下有兒女，三代同堂共享天倫之樂，互相協調、關心、熱愛、忘我的精神，為全家生活譜下了美麗的樂章。

每想起在南非的四年，那是我們全家一段最不能忘懷的燦爛、多彩多姿、甜蜜而快樂的歲月。因為孩子們均已長大成人，深明大義，善體親心，同甘共苦。家境雖不富有，但亦不匱乏，因為有足夠的愛心充實我們的生命，而且我們在他們心目中已由偶像變為親密的知友，彼此互訴心聲，真情交流，充滿親情愛意，共享天倫之樂。現在回顧仍有一種難以抑制的喜悅，內心充滿無窮的快樂，也可以說那段日子是我們生命的泉源。

及至退休，定居美國，雖然獨起爐灶，但每逢年節，定是全家團聚，共度佳節，充滿愉快溫馨的氣氛，使我們晚年頗添不少樂趣。

重新拾回手足之情

多年來浪跡天涯，內心深處無時無刻不懷念在祖國的兄弟姐妹，自一九一九年離開北京後就未曾團聚過。經過國情的變化，更是無法尋找，生命裡，雖是充滿了各種不同的親情愛意，但缺欠手足之情的享受，總感覺是一生的大憾。經常默默祈求上帝特賜宏恩，使我在有生之年能拾回倫常缺乏的手足之情，深信上帝會憐我至誠的期盼和苦苦的祈求，就在一九八八年得著嫡堂弟由

上海來信，如獲至寶而有抑制不住的喜悅，竟使我熱淚盈眶。驚悉三十六個兄弟姐妹中現僅存活五人，這種駭人聽聞的死別慘痛，實難令人忍受。

他們每次來信都有說不盡的陳年往事和訴不完的人間辛酸，我在一讀再讀的情況下總免不了涕淚滂沱情不自已。幼年時的團聚之樂既無法追回，只有珍惜現在失而復得的手足之情，儘量設法以勤通訊來彌補多年的散失，雖然遠隔重洋，但只要心靈相通，互相關懷，手足之情是不會被時空吹淡的。在千山萬水之外，願我的思念、友愛和祝福，隨著波浪潮水，湧向祖國，並祈求上帝賜福給由死裡逃生的弟妹們，在不久的將來如果我的健康還能負擔長途跋涉的辛勞，定會再度回國與多年不見的弟妹們歡聚一堂，共享人間的至情友愛之樂。

堅強毅力化險為夷

人信神固然可以得著精神寄托和心理的依靠而產生驅除恐懼無畏的感覺，可是當你遭遇到困難險境時，決不能坐等神的奇蹟和僥倖命運的來臨，而是要憑神賜給的信心、毅力和智慧來解決的。

我一生曾遭遇到的危險可能被烈焰大火焚燒、被氾濫的洪水吞沒、被土匪綁架、被義民搶劫、被異黨陷害、被敵機轟炸、被固執家長因排斥西醫拒送醫院診治而貽誤生機，丈夫為庸醫所誤流血不止而險送性命，兒女被傳染上卅年代的所謂肺癆病絕症……等。諸如此類的驚險情事，我

都是運用承傳的堅強毅力和敏捷思維，更是吸取他人的經驗，在面對抉擇時作正確的判斷，設法事先預防和當機立斷的應付，總算都使危難迎刃而解，化險為夷，平安地度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

友情親情甘之如飴

自十九年前搬到匹茨堡以來，即蒙一些青年的無微不至地照顧。每到周末如有娛樂節目，定是不辭接送的辛勞，約我們前去參加。大家見面格外親切，無拘無束，談笑言歡，滿屋洋溢著歡樂氣氛，使我們領悟到與人同樂更樂的滋味，竟有拾回一顆童心，而不知老之將至的欣慰。

特別是厲斯昭逝世後，他們對我的關懷，更殷更切，竟有親如子侄的微妙。經常電話問寒暄，隨時送些親手調製的適地佳餚，供我大快朵頤，使我吃了香在口裡，甜在心裡，而有永無止息的回味。並還有遠方朋友，每年都約我到他們家小住，重溫友情。同時繼續不斷的郵寄或親送一些劇情不同的中國錄影帶供我消遣，解除鄉愁。這種至情至性的友誼，充實了我的生命，感到一份無可言喻的溫暖，而不知什麼是寂寞和空虛。只知應常鞭策自己，培養一顆隨遇而安的心境，與大家共享生命的芬馨。我在此除了表示至誠的謝意外，還有衷心的祝福，祝福不久的將來定會獲得意外的碩果，因為你們下一代樹立了良好的模範。

親情是人生的至性，也是最珍貴的精神財富，是天生的用不著培養的，是永恒不變的，更不

會受歲月的淘汰。我很幸運我的兒女雖然都是在美國成長的，但他們並未受歐風美雨的感染，而且還是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倫常道德堅守不移地實行在日常的生活裡，特別是對我這個寡母，付出一份真情愛意，先意承志的孝思，妥為安排，使我無物質匱乏之慮，飲食無缺乏營養之患，心理無空虛淒涼之苦，精神無孤寂之感，經常電話，互報平安，隨時輪流接我前赴各家，享受血肉相連，愛敬相融。甘之如飴，快樂如錦的晚年生活。並還陪我長途跋涉，回歸海峽兩岸，探親訪友和掃墓等等。總之，每每聽到一句甜言蜜語和一種至誠的慰藉，就會使我如同得著雨露的滋潤，增加生命的活力，珍惜每分每秒，以有限之餘年，享受無限之敬愛，直至永遠。

心安理得享受餘年

杜甫詩云：「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已浮生九十，仍健在人間。這固然是現代醫學發達所致，不過個人平日注意生活調節，勞逸平衡，飲食適量，運動有恒，心胸寬廣，心理健康，都是相輔相成延緩生理老化和延長壽命的。

實在壽命延長，並不肯定就是幸福和快樂的，其幸與不幸，快樂與否都要靠周遭環境，人際關係及個人秉性和適應的能力而轉變的。我慶幸自己得天獨厚，在家得父母的慈愛，在校得師長的呵護，婚後得丈夫的體貼深愛，老年又得兒女們的至情孝意和親友的热情關懷，再加上上帝賦予的無價之寶——健康體質，這些都是構成我身心健全的條件、因素和力量，是我幸福快樂生活的



作者厲謝緯鵬近影。

精神支柱，令我感到夕陽雖已靠近黃昏，但晚霞還是多姿多采的，所以我應常存感謝之心。

我雖不是一個經常進教堂和勤於參加查經班的虔誠教徒，但我內心有一份永恒的熱愛，深信只有恒古不變的愛滋潤人們的心田，才能使人們發現生命的真諦和愛心的泉源而激起一份感謝的

心情。不管順境也感謝，逆境也感謝，因為它不只是給我們失敗的頹喪或成功的喜悅，而是經驗學識智慧和閱歷的累積。只要我們善自支配，設法運用，在生命稍縱即逝的時候來廣播愛心於人間，奉獻精力於社會，也就心安理得安享餘年了。

老伴雖棄我而去，但我們總算在時代的浪頭上，同舟共濟，共擔苦樂，渡過了五十三個寒暑的幸福而快樂的婚姻生活。現在我之仍然選擇獨起爐灶的生活，這並不表示是兒女不孝，實在是已洞悉，現代美國的小家庭制度的深長含意。應該承認時代，接受時代，更要放棄被時代淘汰的三代同堂，含飴弄孫的傳統觀念。只要自己精力尚能操勞日常瑣事，最好自己有個寧靜的安適的家。一則可免除兒女在萬忙之中還要付出額外的時間早晚承歡膝下，再則也可免除長住兒女家一種非主亦非客的飄浮不定的尷尬心態。

明知獨居是要忍受終日聽不著人聲，見不到人影的令人難以忍受的枯燥乏味，寂靜無聊的生活，經過一段沉思默想，認清過去的既無法追回，未來的也不可預料，只有現在才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

所以要磨鍊自己以強有力的毅力和超人的勇氣去突破，去克服，變不可能為可能。要實行重視現在多於回顧和幻想將來的樂觀人，對自己夕陽餘暉特別珍惜而圖繪晚霞滿天與人共享。並要趁生命尚未到達終極時，心志尚未衰退時，將所承受的恩惠，回饋人間，對自己就會無怨無尤，無所冀求了。

不過對後代仍有所期待，期待他們不但自己保守中華固有的文化和倫理道德，還要發揚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作用，並在職位上盡其所能為國家、為社會、為人群付出貢獻。希望這些期待都成為他們為人處世的永遠指引，我的精神也會永遠活在他們的思念之中。